

那年我六岁,第一次长久地来到父母身边。我以为父母待在城里,后来才知道,父母带着哥哥姐姐待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乡——隆林者隘乡。父亲工作的水电站,位于者隘乡政府旁边,距离街上不过几步路。街上有供销社、招待所、集市,看起来有点像城里的样子。

父亲是水电站的司机,每天接送同事,晚上才能回家。母亲在电站宿舍区的一间旧房子里磨豆腐,她每天四点起床磨豆腐,七点多才挑上豆腐到者隘乡街上卖。平时她一天卖一担,圩日要卖三担。晚上,她在昏暗的房间挑豆子,我便在旁边陪着,有时会待到深夜十二点。

环绕水电站的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河边是稻田,河水很清澈。靠近乡政府的河滩很宽,有很多孩子在河滩玩耍。有一天周六,父亲开车去了县城,母亲还在街上卖豆腐。我猫着腰,悄悄靠近河滩。走近之后,河滩更美,上边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有红的、白的、橙的,能当彩色画笔。我踩在滑溜溜的石子上,捡起细长的石头当画笔,在扁平的宽石头上画些花鸟鱼虫。旁边的孩子在水里扑腾,有的躺在汽车轮胎上,晒着光溜溜的黑肚皮。

我没了画画的心思,脱鞋踩进凉爽的水里。水一点点没过脚面、小腿,差不多到大腿时,我才想到父母叮嘱过的“不要下水游泳”的话,记起自己并不会游泳,但偏偏这时,我想着水不深,下去泡一泡就出来,于是慢慢地进入水里,谁知踩下去竟没有底,幽绿的水一下没过头顶。我惊慌地手脚并用,四处想抓住什么能救命的东西,但我越抓,沉得越深。水灌进我的嘴里,我绝望地睁开眼睛,感觉自己快要死掉了。

我是见过死人的,就在老家的河边。那人被衣服盖住脸,露出瘦长的手和脚。手脚被水泡白了,皱巴巴的纹路,看起来有些吓人。人们围在身边,人群中传来呜呜的声音,让人听了很不舒服。几年过去,有关这件事的记忆,像太阳下的水渍,慢慢变浅变淡,最后消失不见了,但在我沉入水中的那一刻,我又想起了那个人,想着自己可能会躺在地上,父母趴在我身上痛哭



……于是我很快后悔了,不该不听父母的话,偷偷跑到河里游泳。就在这危急关头,一双和我一样大小的手出现了。那双手环住我的腰,使劲把我往河滩拽。我没有挣扎,身体软绵绵的,任凭手拖着我。在拽的过程中,我听到手的主人在喘气,听起来很费劲。过了一会,我终于被拽到了河滩上。

我瘫坐在河边,惊恐地哆嗦着,用乌青的双手环抱着双腿。我感受到阳光的温热了,它从头顶慢慢落在脊背、双手、脚趾,凝固的血液也变热了。我竟然还活着,我不知是激动还是难过,莫名地扯着嗓子大哭起来。

这时,我看到了同班同学小美,她全身湿透,嘴唇乌青,头发还淌着水。她看起来累极了,目光却十分柔和。多年来,我一直记得这个目光,它让我在极度绝望时,获得了一丝温暖和勇气。我没有问小美,到底是不是她救的我,但从那天起,我开始仔细观察小美。小美不高不矮,喜欢穿一条浅色斜襟棉布衫裤,看起来有些瘦弱。她喜欢安静,下课后就趴在桌子上,手里玩着铅笔和橡皮,偶尔还会哼一些调子。调子婉转空灵,但我听不懂。后来,我听到隆林南盘江调壮族山歌时,便想起了小美的调子。

小美放学回家,要经过者隘街,我放学也要去者隘街,看母亲是否卖完了豆腐。有一天,母亲的豆腐还剩一些,我便切了一块放在小美手里,给她当零食吃。母亲做的豆腐,有股浓浓的黄豆香味,非常好吃。小美起初愣了一下,然后

咬了一口,一脸笑容地看着我。我学着大人碰酒杯的模样,用手上的豆腐碰了碰她手上的豆腐。这一碰,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

我喜欢和小美逛街,这里的街天很热闹,三百多米长的街道,挤满了赶街的人。大家穿上漂亮的民族服饰,像赴一场盛会。偏苗阿姨穿的裙子摆阔宽宽的,走起路来一摇一晃,让人看得痴迷。壮族阿姨的衣服也很别致,小美说,衣服是蜡染的,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出一件。

街上卖的东西很多,有衣服、米花、炸糕,我和小美钻进人群中,看着稀奇古怪的商品。有钱时,我们会买点麦芽糖,没钱时,就走走看看,闻闻味道,但那天,我在一个小摊前停住了脚步。摊上卖的是糍粑,两头尖尖的,中间是椭圆,像一艘小船。卖糍粑的是位老奶奶,她身前有一个小铁锅,锅里煎着糍粑,浓郁的焦香味馋得我直流口水。小美拉着我的手说,别看了,到时候去我家做,我家经常做糍粑。可我的脚像钉在地上一样,小美怎么也拉不动,她不好意思地跟老奶奶说了几句话,我哪里有心思听她们在讲什么,眼里全是滋滋响的糍粑。老奶奶看着我的馋样,脸上的皱纹里含着笑,用芭蕉叶包了一个送给我,也包了一个给小美。我有些害羞,但手却不受控制地接了过来。我咬了口焦黄的糍粑,里边是饭豆泥和葱花,软软糯糯的,嘴里全是咸鲜的味道。我一连几口,就把糍粑吃完了。阿美看我的样子还没吃够,就把手上还没吃的糍粑也递给我。我一连吃了两个糍

粑,才抹着肚子离开。

后来,小美家做糍粑时,真的叫我去了。那天是星期六,我穿过者隘街往小美家走。小美的家,距离村口的大榕树不远,我到的时候,小美的叔叔伯伯婶婶,正在大榕树下蒸糯米。蒸糯米的锅很大,下边的柴火很旺,浓白的烟雾带着糯米的清香,向四处飘散。

我从小喜欢吃糯米,闻到糯米的香味,肚子里的馋虫又不安分起来。小美看到我,欢喜地迎上来,往我手心里塞了个糯米团子,说,你再等一会,马上要开始春糍粑了。

小美的妈妈和婶婶们身穿壮族蓑服,深黑的衣服和裙子闪着黝黑的光,袖子和衣领边上是绿色、蓝色、黄色的线条,花状的盘扣,从脖颈下边,一条河一样,蜿蜒到腰间。她们有说有笑地摘来芭蕉叶,一张张铺在大筛子里。

糯米煮熟了,小美的爸爸和叔叔起锅,将糯米饭放在一旁晾一会,再倒进石臼里。叔叔和婶婶拿起木棍,使劲往石臼里春,春的过程中,他们唱着欢快的山歌:亲爱的友啊友/走进田园见稻谷啊/七月稻子刚变黄咯/亲爱的友啊友/八月稻子黄又黄啊/九月稻黄满田野哎/亲爱的友啊友/我们下田又下地咯/秋收稻谷满粮仓啊……

歌声像山上的泉水和鸟鸣,清脆空灵,一点点浸入我的心头。小美高兴地拉着我,在石臼边,伴着山歌奔跑跳跳,其他的孩子也跑过来,我们围成了一个圈,像后来我长大以后,参加彝族火把节那样,围着火红的篝火跳舞。我们在嘹亮空灵的山歌声中,跑累了叫累了,糯米也就春好了。小美的妈妈和婶婶们,把香喷喷的饭豆泥和花生泥,包进糍粑里,再揉成一个个小船。小美妈妈递给我一个,还是热乎乎的,吃得嘴角全是花生浆。回家时,小美的妈妈还送了十来个糍粑给我,让我回家吃。往后的日子,只要我去小美家,妈妈一定让我带上豆腐。走动多了,两家就像亲戚一般。

可惜的是,我在者隘仅仅读了一年的小学便转校了。离开者隘多年,我总会想起小美,想起那段在者隘生活的人和事。

醉美壮乡

李茂仁(壮族)

金风缕缕拂园乡,日蘸碧波犹韵章。
翠岭群林皆硕果,平畴万顷亦丰粮。
青山绿水含银宝,古树幽兰聚瑞祥。
鸟雀后坡声语妙,鸭鹅前浦曲鸣昂。
条条道路如绸带,栋栋高楼似锦裳。
百里乾穹秋朗月,千村大地桂飘香。
南桥北阁霓虹闪,东瓦西亭玉影墙。
堤上耄翁琴弈乐,江边媼妪舞歌扬。
凭栏眺望花山秀,回首仰观鸿雁翔。
绮丽荷城飞溢彩,无穷美景入诗囊。

中国农民丰收节感吟

李茂仁(壮族)

清晨遍野染霞红,鸾凤鸾翔舞碧空。
南岭千林欣硕果,北畴万顷喜粮丰。
青山绿水皆银宝,玉树丹楼似锦宠。
又是一年盈廩庶,黎元笑语乐融融。

中秋国庆抒怀

吴岸刚

今日中秋晨雨停,苍茫大地碧空晴。
万家灯火同欢庆,千里江山永太平。

迎国庆,好心情。
复兴伟业党英明。
良宵共赏团圆月,锦绣中华万代兴。

癸卯重阳吟

梁柳宁

重阳今至岁将残,层染山林万众观。
郁郁浮香缠月桂,皇皇紫气出峰峦。
藩篱古木叶凝露,雏菊窗台风送寒。
不羨三春桃李色,年丰人寿满心欢。

中秋夜感怀

梁柳宁

银汉冰轮照斗牛,大江南北共清秋。
金风轻拂千山树,白露滋寒万壑畴。
尘世难离离别憾,蟾宫不免寂寞愁。
纵将乡思化诗句,岂忘那年醉月楼。

端午香粽赞

梁柳宁

糯藏精月金蛋黄,竹裹红枣藕实香。
缠绵舌齿染粽味,天上人间共端阳。

《甜乡》创刊三十年感怀

吴岸刚

《甜乡》三十载耕耘,沧桑正道精神。
木兰花慢沁园春,佳作如云。

文艺传承接力,与时俱进辛勤。
生花妙笔现新人,鼓舞欢欣。



瑶山里的老铁木

□ 罗里宁(瑶族)

这棵老铁木,长在叫桑的一座大石山上,很老很老。原本我以为成材的铁木,已经在田东县作登瑶族乡的山里绝迹了,没想到在这座山上,还能看到那么老的一棵铁木。

它粗壮、挺直,没有旁枝,枝叶在树干顶上伸出,看上去就像一位守山的瑶族老汉。据山上老人讲,它立在那儿,至少已经有三百年了。

叫桑是个瑶族村屯,可“叫桑”这个字音,却是从壮话语音而来,因为翻过一座山,那边就有个壮族村屯,两个村屯距离不远,语音不免会有点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叫桑”在壮话里,意思是“高高的山坳”,在这个高高的山坳上,立着一棵老铁木,真是叫人惊奇。这地方并不是铁木的主产区,它硬是在瑶山上扎下根,说明它生命力的强大。

铁木呈淡黄灰色,有光泽,带着清雅香气,可用作家具及建筑材料。它坚硬、耐用、不易开裂,瑶家人最爱用它做砧板,砍起菜“铿铿锵”地响,它那如铁的声音,大概就是它“铁”字头的由来吧。

我家里那块铁木砧板,是父亲从老家山上要回来的。父亲很爱惜那块砧板,先用盐水浸泡,再把食用油涂在砧板上,晾干以后才能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还会时常用手抚摸它,用抹布擦拭它。父亲对我们说,铁木长到可以用作砧板很不容易,要经过近百年的考验,不论遇到多大的风雨,风雨过后,它总是挺直腰杆,不低头,不弯腰,就是做了砧板,也还是那么坚硬,那么受用,我们要好好爱护它。

铁木和香椿,是瑶山的两件宝,它们都是做家

具的上好木料。香椿相对要多一些,铁木相对要少一点,这是因为香椿多生长在山上低洼带点泥土的地方,可以长成小片树林,铁木则长在山腰的石缝里,一棵一棵地长,独自经受风雨,生长周期会更长。

瑶山自然环境恶劣,过去瑶家人仅靠种点玉米填肚子,养点山羊换油盐。羊吃百草,所过之处,什么都吃,让它们的口水沾染过的草木叶子,就不易再生长,这对瑶山的植被造成极大的伤害。对植被的伤害,还来自人为的砍伐,瑶家人做饭,烧的就是从山上砍回来的柴火。山羊的啃噬,加上人们无节制的砍伐,这山如何经得起折腾,早就被弄得光秃秃的了,一般的草木不用说,就是铁木和香椿,也所剩无几。

这种状况,当然不能再持续下去。瑶山的自然条件大体上分为十分恶劣和不十分恶劣两种。不十分恶劣的,就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把保护青山作为切入点,搞绿色开发,山羊以圈养为主,放养为辅。做饭的柴火大部分改草木为煤气。山里人家,部分易地搬迁,部分外出打工。十分恶劣的,就进行整体易地搬迁,搬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恢复瑶山原来的面貌。

山上立着的那棵老铁木,那棵经历了三百年风雨的老铁木,是什么原因让它历经三百年而不被砍伐呢?带着好奇,我问一位守山的老汉:“过去乱砍乱伐那么严重,那棵老铁木是怎么保存下来的?”老汉说:“这是一棵种树,已经很老了,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打,大家都把它当山神供着呢,没人敢动它。”